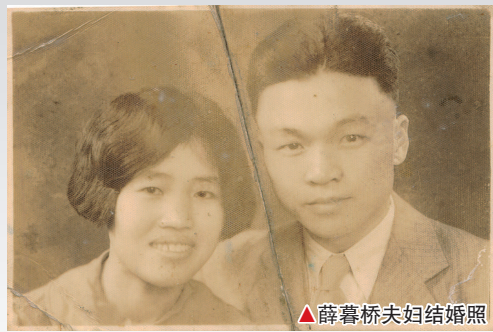


改革先驱、经济学大师薛暮桥的婚姻与家庭

跨越烽火的『七十年爱恋』



▲1974年，薛暮桥、罗琼夫妇与三个女儿及外孙女合影



▲薛暮桥夫妇结婚照



▲薛暮桥在西柏坡

薛暮桥是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，与一般经济学家不同的是，他躬身入局，用一生实践着“经世济民”的理念。他既长期参与了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，又有着自己独创的经济学思想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他提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主张，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历史性推动作用。曾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的林重庚曾说：“没有他（薛暮桥）的贡献，中国改革的历史将大不相同。”最近出版的由其女儿薛小和与范世涛合著的《薛暮桥年谱：1904—1952》一书显示，薛暮桥的“革命者、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”三个身份最为基本和重要。

从火车站站长，到新四军教官，再到中央经济工作领导人，在长达101年的生命长河里，薛暮桥经历了多个重要历史节点，也经历了数次生死的考验。陆续出版的《薛暮桥年谱》三部曲，将带领读者重温他传奇的人生。通过薛小和，我们走近薛暮桥，了解他的婚姻与家庭故事。

记者 曹儒屹

“跨越 70 年的爱恋”

薛暮桥出生于无锡礼社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，夫人罗琼是江阴周庄人。1934年，薛暮桥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委托，整理黄渡乡村小学教员罗琼收集的农村调查材料。他们从此有了书信交往，互生情愫。

1934年8月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把上海“法租界蒲柏路虞德里十七号”的一间统厢房作为正式办公场地，厢房分隔成两间，大间为办公室，小间则为薛暮桥居所。第二年的2月，罗琼应薛暮桥之邀来到上海一起工作。时间久了，周围的同事都看出了他俩的关系。一次开会时，与会的朋友开玩笑地问他：“暮桥，你怎么还不结婚？”薛暮桥性格内向，微笑着没说话。朋友们趁机提议：“他们不办，我们来替他们办！”大家一致赞同。于是，在1935年5月5日，朋友们每人送贺礼5元，在酒楼吃了一餐饭，薛暮桥与罗琼就这样成了婚。这天也是马克思诞辰日，薛暮桥与罗琼特意把吉日选在这一天，以表达他们共同的信仰，夫妻二人开始为了共同的事业携手奋斗。

同年，社会上有一场关于“妇女回家”与“贤妻良母”的讨论，罗琼加入了论战，并先后发表了《从“贤妻良母”到“贤夫良父”》《怎样走出家庭？走不出又怎样？》等文章，展露了她的妇女解放思想和写作才能。这年12月，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，罗琼参与发起并担任理事和宣传部长。她怀着7个月的身孕，同其他妇救会领导人一起走在抗日救亡大游行的最前头。

1938年，薛暮桥、罗琼投笔从戎，正式参加了新四军队伍。1940年4月，罗琼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。他们深知在那个战争年代，这次离别不会是短暂的。而他俩只有一张结婚照片。于是在临行前，他们把照片剪开，各自拿着对方的照片留作纪念，这一别就是6年。1941年，“皖南事变”震惊中外，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，“妈妈在一年多时间里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还活着。”薛小和回忆道，“直到1943年初，妈妈从回到延安的刘少奇那里得知薛暮桥在皖南事变中幸免于难。然后妈妈借用刘少奇的电台给爸爸打了一个简短的报平安电报。”

1945年，罗琼在参加完中共七大

后，赴山东根据地与丈夫团聚，那张分成两半的结婚照再次合到了一起。

薛暮桥与罗琼都是长寿者，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到80多岁。“坚持工作也许是他们长寿的秘诀之一。”薛小和说道，“他们经历过战场上的生死考验，还有一个为之终生奋斗的目标，这让他们的思维一直相当活跃。”

在薛暮桥去世时，孩子们把住在同一所医院的94岁的妈妈接到告别室。罗琼被扶到高高的灵床边，最后看一眼安眠着的薛暮桥，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，没有落下来，俯身亲吻薛暮桥，一遍又一遍，她的手抚摸着他的头……这是一场相伴70年的夫妻的告别。薛暮桥享年101岁，丈夫去世后的第二年，罗琼亦以95岁的高龄追随丈夫而去。

“家里就是一个大办公室”

薛暮桥夫妇养育了三个女儿，大女儿薛宛琴1936年2月在上海出生，虽然女儿的出生给夫妇俩带来了极大的快乐，但他们工作繁忙，无暇照顾，无奈之下只能把女儿送回无锡老家由祖母照看。直到薛宛琴14岁时，她才在北京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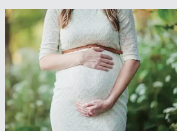
一次见到父母。二女儿1946年10月在山东沂水县出生，取名薛小沂。薛暮桥当时负责战争后勤供应，孩子出生时他不在身边；孩子出生后，因发大水，也未能及时探望。恶劣的医疗条件致使她们母女都生了一场大病，“当时好不容易弄来一针盘尼西林，才让我二姐挺过来。”薛小和说。比起两个姐姐，薛小和的出生顺利得多：“我是1951年12月在北京生的，因为生在和平时，又是在协和医院出生的，父母就给我起名‘小和’”。

说起自己的童年生活，薛小和觉得“我们家就是一个大办公室”。对于她来说，父母“没有假日，没有不工作的夜晚”，虽然少了父母的陪伴，但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，“我周围的同龄人都是这样过的。”她笑着说。如今，薛小和作为母亲，回忆起童年，她没有多少遗憾，更多的是理解：“看到父母在家工作，我们姐妹都会一声不响地到外面去玩儿，我们知道父母都在做很重要的工作。每个周末，父母有空也会带我们去公园划划船。”

薛小和印象中的父亲很内向，“不怎么和我们说话”，可事实上，薛暮桥时常含蓄地表达对女儿们的关心。大女儿在上大学选专业时，薛暮桥说：“现在国家需要钢铁行业的人才，但是女孩子学炼钢也不合适，就学机械制造吧！”二女儿高中毕业后想去当兵，薛暮桥和女儿谈话，希望她能上大学，折中的办法就是上军事院校。当二女儿考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，他检查女儿的行装，说哈尔滨那么冷，这么点衣服太少了，便带她去买衣服。薛小和的小学离家较远，父亲有空时会送她到车站，路上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事情，关心她的学习情况。薛暮桥虽一生忙碌，但会于细微处给女儿们树立榜样，潜移默化，润物无声。

薛暮桥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助手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这样评价薛老：“经济思想史家海尔布鲁纳把那些彪炳史册的经济学大师斯密、李嘉图、穆勒、马克思、凯恩斯、熊彼特等称作‘入世的哲人’，以彰显他们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薛老正是这样一位‘入世的哲人’，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了不朽功勋。”这样一位哲人，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，他的家人也在他的影响下于各自的行业中默默耕耘。《薛暮桥年谱》以日为基础记事单元，记录了薛暮桥丰富多彩的工作、著述和生活，如今我们重温大师一生，对于我们理解历史、感悟革命者身份的含义，进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多有裨益。

丧偶女性辅助生育获法院支持



第 02 版

丈夫去世，妻子为完成辅助生育手术，遭到医院拒绝，双方对簿公堂。最终，法院判决医院继续为妻子进行胚胎移植，目前判决已生效。这起涉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案件，因事关情理、伦理和法理，引发了网友广泛关注。

审视民国新女性的多面人生



第 09 版

“新女性”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兴起的新名词。当时，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希望身份更加独立。为此，她们投入学潮、爱情、革命与物质消费，试图从中找到“离家”后所缺乏的归属感。

傅聪：60岁以后才真正懂音乐



第 16 版

今年上海中考语文作文题以《傅雷家书》引出“这不过是个开场”。专家认为，这一题目，给了不同学生施展才能的空间，“傅聪是国际知名的钢琴家，《傅雷家书》家喻户晓。傅聪的成长，傅雷的家教，堪称家庭教育的典范之一。这个作文题社会意义极大。”